

犯罪小说与拉美文坛

陈俐利

文学大师马尔克斯驾鹤西去，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新老交替之间，魔幻大潮已成往日烟云，犯罪小说大行其道。让我们从奖项、新书入手，一探拉美文坛究竟。

一、犯罪、疑案——盘点近年佳作

先看奖坛。近年来，拉美作家屡获大奖。哥伦比亚作家胡利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先凭《坠物之声》成为第一个赢得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南美作家，又以《声誉》获得西班牙皇家学院文学奖和胡安·圣·克莱门特天主教文学奖。墨西哥小说家豪尔赫·斯贝达·帕特森以《米莱娜，世界上最美丽的股骨》获得欧洲奖金最高的年度书奖——西班牙行星小说奖。西班牙丰泉小说奖颁发给《外面的世界》，它的作者——豪尔赫·弗朗哥，曾被马尔克斯视为哥伦比亚文学的接班人。除此以外，墨西哥作家胡安·比约罗，以《礁石》赢得古巴美洲之家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小说奖。西班牙萨拉戈萨国际历史小说奖颁发给古巴作家昂那多·帕杜拉的作品《异端》。而以侦探小说著名的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斩获新设立的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

以上作品皆为将侦探、悬疑元素与现实批判结合的犯罪小说。巴斯克斯大作《坠物之声》中，法律讲师目睹飞行员被杀，因而踏上追溯真相之途。毒枭横行，现实黑暗，触目惊心。豪尔赫·斯贝达·帕特森的《米莱娜，世界上最美丽的股骨》，主题为性奴役和人口贩卖。米莱娜自十几岁沦为性奴，周旋于同流合污的黑手党与政客之间，从无知少女渐渐成为心思缜密的暗杀者。弗朗哥的《外面的世界》里，犯罪组织头目觊觎金发少女，求之不得，遂绑架其父。帕杜拉的《异端》，讲述伊莱斯在寻找

传家宝——伦勃朗油画的过程中，发现父亲曾为犯罪组织效力，而油画与1939年古巴拒绝犹太难民入境事件相关，因此踏上故国、寻找真相。胡安·比约罗的《礁石》，揭开了旅游胜地“金字塔”的黑暗秘密。此地以提供模拟的恐怖体验赢利——虚设案件现场、组织丛林探险。某天酒店潜水员突然遇害，背后的贩毒集团浮出水面。

奖项之外，新书榜单上也不乏犯罪题材的佳作。秘鲁作家桑蒂亚哥·隆卡格里奥罗的新书《最大的痛苦》，讲述1978年秘鲁全民观看世界杯之际，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一起凶杀案，背后悬念重重。墨西哥作家豪尔赫·沃尔皮的《欺骗备忘录》，聚焦发生在金融天才沃尔皮身上的巨额诈骗案件，交错呈现了其父亲二战时期的间谍之旅。墨西哥作家达涅埃尔·埃斯帕塔科·桑切斯的《鹈鹕之死》，以私家侦探调查案件的过程为切入点，展现墨西哥当代社会的真实面貌。这表明，犯罪小说仍然是拉美作家最青睐的创作形式。

拉美文坛俨然已是犯罪小说的天下，它攻陷新书榜单，进军文学奖坛，刮起一阵“疑案旋风”。这从何而来？

二、现实、历史——剖析作品特点

一切从马尔克斯说起。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马尔克斯做了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致辞，指出新大陆文学起始于，而且繁盛于它对神秘因素的痴迷，因而有了大师笔下诡谲神奇的魔幻世界。^[1]的确，魔幻现实主义名噪一时，但那并不是唯一的声。魔幻以外，拉丁美洲的“另一种神秘”是疑案。

早在16世纪，拉美文学便与犯罪题材结缘。从征服时期的纪事文学《印卡王家述评》到高乔小说《堂贡塞多·松勃拉》，从浪漫主义时期代表作《阿玛利亚》《秘鲁传说》到20世纪初先锋派小说《总统先生》和《地道》，这些拉美传统文学名作里，犯罪、疑案承提了驱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全球化信息时代为犯罪小说的再度兴起提供了条件。消费时代的文化被犯罪现象迷醉，而以影视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对犯罪现象特别狂热，加速其传播。人们像消费日常用品一样消费因犯罪激起的好奇和恐怖。胡安·比约罗的作品《礁石》中，欧美游客通过模拟绑架案现场，以寻求刺激、填补空虚便是这种现象的体现。犯罪小说以疑案为情节起始，以破案为发展线索，正好迎合了信息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

[1]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The Solitude of Latin America." trans. Martina Cata ñ eda. ed, Julio Orteg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nd the Power of Fiction*. (Austin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8) , pp.87-88.

拉美社会的现实状况，是作家创作犯罪小说的直接原因。2013年拉美年终形势报告指出，公共安全风险是拉美的痼疾，凶杀、抢劫、绑架等犯罪仍比较普遍。^[1]在罪犯猖獗的社会环境之下，作家记录现实成为一种本能。巴斯克斯承认，对于波哥大记忆犹新的是动荡不安的气氛，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案件。“我创作虚构作品，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承载历史和社会对个人造成的情感冲击的表达方式。”豪尔赫·斯贝达也说道：“现实过于黑暗之处，特别是那些涉及恐惧与权力的方面，需要小说加以描绘”。佛朗哥《外部的世界》更是直接取材于1971年波哥大一起真实绑架案件。故事所虚构的被绑架者是作者亲戚，小说融入了作者童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具有一定的自传性。现实主义是拉美犯罪小说最显著的特征。评论家帕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曾谈论道：“新犯罪小说今日所处地位堪比当年的社会现实主义。”^[2]

再观获奖之作，作家在客观记录犯罪现实以外，融入了对历史书写的尝试。小说中，个人命运常与集体记忆相连，探索疑案的过程往往与搜寻历史真相并置。《外面的世界》致力于呈现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绑架案”对作者家乡麦德林的影响。《米莱娜，世界上最美丽的股骨》中，罪犯横行，东欧少女的心理创伤，也是整整一代人的伤疤。这是群体伤痕在个体身上的投射。《礁石》里，马利奥帮助托尼搜寻记忆，穿插呈现墨西哥往日世相。《异端》中，艾拉斯探索油画背后的疑案，揭开了被隐藏的历史之谜，呈现了父辈的苦难。《坠物之声》里，法律讲师追寻真相。他困惑的视角呈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战连年的哥伦比亚。对此，巴斯克斯赋予文学创作新的意义：小说是国家的私密历史。

曼努埃尔·马科斯曾评论道：“拉美小说总体上是对以往处于边缘人文因素的整合，以及对拉美基本家长制结构的现代社会的批判。”^[3]如此看来，不同于欧美“谁是凶手”的故事，拉美犯罪小说使读者能聚焦地域特点，批判性地检视充满专制、暴力的新大陆社会。疑案、犯罪不是类型，只是一种叙事策略，被用以负载和传递更多的社会、文化含义。斯克洛多夫斯卡也提出，疑案因素在当代拉美的表现是对“欧美类型”的超越，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重新探索地域主义。

[1] 李菡：《2013年拉美年终形势》，《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8页。

[2] De Rosso, Ezequiel (selección coordinación). *Retóricas del crimen: reflexione latinoamericanas sobre el género policial*, 2011, p.31.

[3] Juan Manuel Marcos, “El género popular como meta-estructura textual del post-boom latinoamericano.” (*Rivista monográfica* 3,1987), p. 269.

三、犯罪小说与世界文学

经典犯罪小说作为一种文类，以拆解谜团、侦破疑案为主要情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被视为消遣读物，难登大雅之堂。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曾经说过：“侦探故事与文学艺术毫不相关。”^[1]卡彭铁尔也表明：“在所有可印刷出版的文学类型中，犯罪小说是最受轻视的一种。”^[2]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小说从消遣文类向严肃文学转变、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并非始于当前。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普伊格等以犯罪为主题的小说早已被奉为传奇，而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如奥林达·希梅内斯、圭多·穆蒂斯已经注意到犯罪小说对“严肃”文学的影响。

重量级文学大奖被授予犯罪小说，则是“严肃”文学界对这一文类的肯定。拉美大陆之外，这一趋势也逐渐显现。2013年法国龚古尔奖被授予侦探小说家皮耶尔·勒梅特。2014年，西班牙国家文学小说奖被授予拉法埃尔·齐尔贝斯的犯罪小说《在岸边》。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又被巴斯克斯的犯罪小说《坠物之声》夺得。同年南亚斋浦尔文学节上，DSC南亚文学奖的六部入围作品均为犯罪小说。2015年阿斯图里亚斯公主奖颁发给以犯罪小说闻名的古巴作家昂那多·帕杜拉。犯罪小说是否会在世界文坛上带动一股新的创作潮流，仍不得而知。悬疑元素与批判现实结合的犯罪小说成为拉美文坛的大潮，已是不争的现实。

[1] Wystan Hugh Auden. "The Guilty Vicarage."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68) , pp. 146-158

[2] Carpentier, Alejo. "Apología de la novella policíaca" , en *Retóricas del crimen: reflexiones latinoamericanas sobre el género policial*, Ezequiel De Rosso (selección y coordinación) , 2011. p.50.